九華集卷十四

雜筆畧

宋　員興宗　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金初命將覓蜀

金初發難叛盟竟窺蜀衆曰誰能為我攻蜀者我貴之或曰惟某與某可即升某將封拜令專兵西鄉某將曰蜀城險人材謂曰[illegible]殊非可服也竟以為沮衆殺之并誅其家二百餘口翌日命喀齊喀將兵喀齊喀恐懼受命

邊民驚徙狀

金將初議窺邊邊民懲艾建炎初禍難之殷復議驚徙成羣間有女婦嬰幼危墜淵谷者掠郡縣財物主名不立者階州城下武興節制司申有强盜浸浸自北谷不介而出去武興數里今不翦恐為後憂上司命以一旅剿之無何城中遂定

秦州敵將驕傲致敗

秦州初未下招討司命劉統領海取之或曰大夫促行

敵素傲以驕令騄以兵取之如以湯沃雪耳先是敵守及將領皆流湎荒宴不輟素狎官軍弗之虞也將兵將軍乞求閙者尤甚每酒酣自歌曰金亦有銀亦有我曹為樂宜耐久未幾城壞其旗幟有飾而未縫綴者後盡俘至軍前去

官軍因糧於敵

官軍既下秦隴凡山西阨塞積粟畜聚甚衆諜者云敵意不在小本舉是餉軍且求窺蜀也及屢敗秦州臘家

城得糧約十八萬石浮休寨約五千石小石寨約二萬石戚姬寨約二萬石水落約一萬石其他千百石往往而在前後共三十五萬石故官軍所至沛然殆非人力也

西安輕卒被害

過秦數百里西安寨者亦險阨之衝也金令將桑節者守馬桑節亦驍武本蕃族數為邊患東路都統司姚仲命某將將麾下攻之因謂曰敵屢敗兵輕且嚚易與耳

汝攻之慎勿逗遛某將乃去寨十里所駐兵分百餘卒傍敵營立寨其夜為敵刼餘兵殲焉議者謂將分輕兵於外既非餌兵又置之必死之地所謂無故棄人於虎口者也或曰某將素亦有聲豈亦名過實者歟某將姓傅

金出令遣間諜

敵既與官軍相持時遣盜走軍為諜然竟弗達也予訪邊將云敵近令如有以南事告者人賞銀一則二十五兩為則獲正軍一級博軍一級賞以錢人三十千雖以此激衆

未有為之用者也

秦州徙城北山

距秦州數十里外皆平川所謂秦原是也承平時四城周遭望之巍巍一都會邑屋甚壯既陷敵之久餘民居止什一敵遂徙城北山若一堡然北山即隗囂故宮杜少陵所謂秦州山北寺故跡隗囂宮乃其地也然山徑最險敵既城其上若控以兵則秦隴亦未易窺也劉海適掩不備得之所謂先聲奪人迅雷不及掩耳者歟

鄭宗招下臨洮然勇而無謀

鄭宗者亦西人為副將與馬仲希聯戍岷宕間上司令携旗牓招臨洮守將其守趙鈐轄者悉蕃漢情宗初至城下張旗牓大呼曰金政亂天意回矣鈐轄何不下與諸將共取富貴今臨洮兵少糧少鈐轄執迷不返悔無及也趙即率吏民夜開門拜道左及官軍下鞏宗亦在中諸吏方受降列飲城外宗請先入籍兵仗封府庫以待諸將會敵援騎大至宗聞之跨鞍不甲而馳舞矟自

衛敵衆喧咽宗急爭門不聽出或飛矢貫脇宗即死至今洮岷諸公共惜之以為勇而無謀者也

敵將楊鎮國允狡

敵將楊鎮國者廢其名亦為洮大將洮兵素弱楊常飼良馬數十甲而伏諸壁及官軍入洮諸將問鎮國安在曰夜已出去矣至今往來熙蘭求無邊患而竟不能也

熙蘭蕃族為敵用

官軍未得洮河如熙蘭等處蕃族部落村氓等多為之

用或為敵人鄉導或為敵人輦重官軍所介往往羣聚
嘻笑及河隴既下部落村氓大震

劉海治平之役戰最力

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平之役統領官劉海踏白小溪嶺
攜矛直前先士卒有千户温德亨者敵驍將也自林外
横出擊海槍注兜鍪甲葉墮者三馬左右騎皆驚顧辟
易海伏馬鬣以槍貫敵將洞胷墜馬海救左右曰速取
其首以來敵將瞪視猶手箭者三墻立不動漢騎欲前

取之即注射兩騎皆斃因折弓於膝瞋目受誅次日漢軍因堵進敵以故敗去斬級可計者凡二百有四傷死者無算馬海字朝宗山東兗州人紹興初為馬軍副將名字堙微金將珠赫貝勒犯山西諸營欲遣探騎主將吳公曰若劉海者沉壯可遣也即以海將騎三百前道覘索至石壁寨（在鳳翔管下三十五里）忽與敵遇敵軍三千餘伐鼓大譟飛塵漲天海率騎士殊死戰殺敵幾殲一騎西馳告捷主將曰吾鄉所遣騎乃探騎耳豈人人關張乎

諸將議取河州先破熙援兵

正月晦官軍議取河州統領官惠逢蕃兵總領李進鈐轄榮某張某兼知寨皆會或曰我擣河州而敵兵单弱以强制弱何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敵軍盡在熙官軍若直擣河勢必來援吾表裏受制此危道也不若引兵而西潛據險路敵將怠兵伺其不意可一戰以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自下衆曰善即伏兵長浴口一名閭家峽正月十九日巳而敵遣燕大將小郎君者提正軍千五百從

不知敵之衆寡不若使數百騎行前伺敵之怠乃可擊也即命將官李庠將驍騎三百名曰探馬日中騎前數十里敵兵忽合呼聲隱地庠愕眙令一騎逸至軍所言狀諸將失色或曰今若出軍救之亦無及矣不若勿救統領官劉海奮曰不可探騎雖少皆吾人也不救則吾已戰者盡殲未戰者益沮救不可後也即以數百騎突前諸將隨之既與敵遇遂破之

官軍疑敵援兵遂去治平

官軍既攻治平敗敵衆敵謀欲遁或有說之曰南軍知吾衆遁即追擊我使我立盡奈何不若火城寨為疑軍如走未晚也因大火城寨散朗如晝官軍以為援軍大至亦引去數十百里敵因遠遁識者至今共惜此舉也

官軍巧於取秦

予訪邊人長老皆云官軍最拙於戰治平巧於取秦此言有理者九月十九日武階騎兵統領劉左武海被檄即引兵星夜以出二十三日傳秦州城敵不虞南軍之

至也至近城數里乃覺之有數十騎躍出海曰是來欲爭利誇所長必知戰者即列卒屠之明日海與副將賈士元王中正計曰秦城險而堅未易攻也今城守似怠當攻以火烟甚則蔽物敵雖有耳目何施耶是天賜我也遂積藁縱火烟上蔽城水寨破（秦州外小城）海登馬夜中其守蕭濟開門以降先是敵軍戍秦者正卒三千前二日就傍郡打糧弱者守室壯者未返遂至於敗云

李進勇悍與士卒同甘苦閒亦微巧

坐間有熟寢者敵兵忽薄寺衆遂殲焉乃鄉者僧徒招之也

曹建有李父風

官軍將攻治平有曹建者故知鳳州武姪也武凡戰即持刀斫陣戰皆疾力甚為西人所紀建長有武風以故軍中亦以曹大刀名之武階副將鄭庠既為敵騎所薄諸將皆前援之劉海謂建曰子生平持大刀盛壯自喜今日乃效弱夫怗懾陣後何鄙也建曰大夫責建良是

今日建得死所矣即大呼而出有驍騎突來建揮刃人馬折而為二敵陣遂靡建因奮前誅殺過當先是武舊戰冉家灣令諸子羣從執異械以從其名有狼牙棒馬鞘刀峯鐵鞭所過如山之摧以故屢成功云

河州士民望風歸義

官軍既薄河州州敵守及同知望風降下先是敵寧河寨官者幽冀人堅為敵守無下意百姓聞之排户裂其尸携首詣官軍馬初諸將議河州富厚久陷金地人心去

留未定及薄城下民争開門香車花輿踵道皆曰前日之降實非我願今親父臨我我敢不認耶有再拜流涕者大槩山西編户願為王民類如此

敵潰將招西蕃部落為軍

熙州敵正軍不過二千餘人閭家峽之戰為官軍破滅者殆半其將小郎君退收潰卒併招西蕃部落子為正兵有敵將李節使楊鎮國趙鈐轄者皆故敗將聚兵與之合大畧不過萬人邊將常曰敵兵易與十不敵部落

一二山西既下則部落行且離貳可以見敵無能為也

平河之功士以賞薄致怨

河州既下諸將方籍庫藏編什物人人炫功不相能者甚衆或言當暫賞軍主將令人支錢十餘萬時食物踴貴炊餅一直錢數十諸兵得賜擲地大詬曰我曹捐軀下河州今性命之賤乃不直一炊餅也及退屯殺馬關兵間有道亡者悲夫兵法所謂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為將者奈何其不思也

河民留諸將同守城扞敵諸將共議出也

河州在山西承平時最富實有原田萬頃餘糧棲畝民蔽野距河數十里曰寧河又有金坑近亦廢不治諸將既下河方議隱括庫財或傳熙州敵軍大至衆欲控城固守主將惠逢曰不可敵衆我寡河又初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外救不至則將奈何即携衆欲出州民父老咸障馬曰鈐轄何為去我鈐轄但坐府中我曹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惠諭衆曰我今去此求援

兵於外非直去汝將返以援汝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即留都監王姓者及博軍願留者數十百人因出屯殺馬關（一名通會）是日李進亦乘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有識李進者乎我乃進也初不挾一縷以入今不挾一丈以出因鞭馬亦去居數日敵圍河河民相率登城固守云

河民懲寧河歸順之禍相與死守

敵再取寧河（寨名）快意戮寨民歸義者流血丹路已而兵

再薄河州諸將已去城中百姓計曰前日寧河之民南歸敵盡屠膾我脈效之即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告諭城中父兄相與死守猶有千一得活即籍定户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郡有木浮圖高數十百尺衆因撤木為礮械敵悉力來攻木縋少選壓敵有靡潰者居三日敵退屯白塔寺距城五七里云

榮銓轄先登并諸將追敵曲折

敵自熙引軍欲援河官軍既遇於閻家峡軍交有榮銓

轄者乘駿馬揮鐵鞭掠陣所向風靡衆隨之敵遂潰金主至今畏之相戒曰無輕犯滎鐵鞭也滎等既逐敵有數十百騎遁去追騎襲至托子橋橋以截木為之久故將敗有一敵將自殿後立橋右瞪目直視追者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敵將自護渡餘衆衆渡已乃乘馬徐行去後人有獲敵問曰孰為汝將小郎君者曰鄉也身青服而馬朱甲者是也微伺之即前立橋右自殿後而護渡者也

河州民伍爲敵屠戮

惠逢既令兵官王姓者留河州率義士民伍乘城拒守閏二月辛未初六敵刼熙蘭之兵薄城下彌望蔽野兵械甚設會義軍有射中敵將曰官人者敵少却癸酉敵將小郎君等揚聲曰河州能爲南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熙則熙又爲人有也不如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徑去城上士卒伺知之交口相賀城守益怠弛甲以坐是夜人人困卧城陬漏上敵驅鐵騎擣城

斯須壞州民尚有不知敵至者翌日驅父老嬰孺數萬
屠之遷壯者數千隸軍先是上司命惠逢李進等會番
漢兵援河州逢以兵徒單寡不能支敵乞師者已再頃
之都統司差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為逢聲援師偉未
至河州再潰逢已通會進已臨洮逢遣人謂曰敵今再
至是無河州決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
免也進曰敵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綴之必取辱逢
信之因休士卒進即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逢聞之掩面

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聞州亦已潰敵焚蕩餘城址而已悲夫河民鄉義而終不獲全諸人相忌媢之過也昔聞陸贄之論邊事曰若一旦羣帥異心則秪足生事舊寇雖平新患亦起不可不察也

四邊用兵祥徵甚多

關外四州比歲屢荒歲在辛巳夏秋大熟九月軍興糧糗及約而辦武都陋邦也穈碁子造至四萬石他物輸軍稱是嘉陵江水平日春秋之際其流淺跣可涉也冬

十月乃運舟艫舳相銜以上而大潦方漲馬悲夫金人之禍吾國烈矣神久憤嫉於此豈惟人心有知江神亦有知耶許同諸公方議奏此事得之矣

金人詐為旗牓誘博軍

陜西博軍既迭出迭入時利剽刧故邊民棄田里耕鑿為之者相接也洮岷間常有博軍數旅徑出或遇敵騎卒千百從間道出衆注視以為敵大集議擊之一將突前軟語曰汝曹無乃博軍耶曰然曰汝無擊我曹亦博

軍也汝脫不信盍來視汝使司旗牓乎衆乃就視旗牓曰真是也因益玩狎須臾麾揚敵騎張翼擊博軍得脫者十一二又武都白崖楊氏子亦領衆七百爲敵所詐無遺餘焉

羣民思歸義

二月招討司一日攻羣有父老數十輩各具米麪輦以餉軍至軍門曰我曹聞大軍來幸甚過望小民自度無所用力願犒從者大將納其饋積餉物軍門如丘後數

日城危拔矣官軍忽引去父老狼狽相謂曰金今覺我
餉南軍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即殺官軍後兵輦
重者數級并焚饋物而去

鞏州城中虛實

大軍再攻鞏砲礌幾百餘座衝梯如之城中亦回砲不
息或引一人以下諸將問之云城中危甚勢且不敵太
尉旦暮決力當得之矣又問有蕃兵幾何簽軍幾何曰
城中甲軍不過千五百食糧軍亦不過千五百輦重者

亦不過千百餘皆編户也又有繼來降者一人問之其辭皆合

四川山寨天設之險

金以冬十月寒盟邊民擾擾宣司出令使沿邊州郡細民據險相保就其險阨之所有若天設如武州西有花石峽右有楊家崕成有董家山洺有仇池城鳳有馬嶺堡秋防興趙二原而仇池尤高峙聳拔其形如削瓜上有良田百畝可駐萬馬飛泉凡九十有一源大旱可濟

也山徑仰空如擲線雖悍夫千百攻之巧無所施此山鬱鬱意有異人託之杜老謂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豈殆然耶

張忠彥兄弟投北事

敵將副都統張忠彥本陝西兵官故常事曲端端者邊人所謂威武將軍者也忠彥兄忠孚尤狡禍敵紹興初（是年建炎四年）任陝西路統制見同列進用素觖望會金將雅蘇犯邊將至熙忠孚即挾叛志忠彥與相諧附即進

曰我欲驅州吏北投州吏肯從我乎忠孚曰兵權在我
欲驅州吏如驅犬彘耳獨餘李三行行未知其意如何
汝可呼之入李三者乃統領官李彥奇也為人尤惡戾
喜鬬以故忠孚畏之至是因呼果來忠孚即閉閤杖劍
於膝脅之曰汝欲不齒吾劍不若聽吾令不然今不得
活彥奇曰統制何以命之忠孚曰人生共覓富貴豈問
南北乎當與汝徑去李亦唯唯從命後數日遂驅官吏
陷敵地同時有年二者熙河大將端部曲也既陷敵復

歸西夏當權用事以謀叛為夏人誅死年常項金冠邊
將畏之謂之金冠年二云

金亮虐用西民

初金亮虐用西民民不自聊常曰何日南兵來活我耶
凡民歲輸錢曰門役錢時遣使下郡縣曰天使天使所
至立馬戶外索銀曰立馬銀督事胥史劇若星火曰了
事人有司公事大吏即上下其手士民饋送曰擡盞錢
又令陜西括馬數十萬分配河東北百姓戶養之怨殆

入骨其政目類如此雖欲無亡不可得也

白常不肯仕金

紹興十五年偽書來徵在南將士王四小巢白常三人俱在遺中王曾任南總管巢亦位將領兩人至金即為効力獨常不肯仕曰丈夫死則死耳不能為反覆士每自樹頭銜曰前熙河安撫使白某薩哈見之不悦也後欲強官之竟託疾以免常有治産在德順熙河金之守將惡之大詈曰孰有既臣我家而尚宋官乎枷禁數十

日不為屈又欲蕩其産薩哈憐而釋之今尚無恙云

王宏歸順事

蘭州王宏者本名家子久陷金即悒悒思部署徒黨密欲從順會坐事金帥鎖以地牢凡十餘年釋之軍興宏即刦蕃族以歸上司命為熙河路統領官摧殺之役宏奮曰吾赤手歸明驟官將領不以死報國非夫也即突出部署擊敵時飛矢如蝟宏不動敵援騎敗去宏叔父某亦建炎初名將也李世輔知同州欲刦皇弟郎君南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二十五　　宋　員興宗　撰

紹興采石大戰始末

金主亮竭其國兵財南侵其身先出汝州京西道亦欲出襄漢上流朝廷果從三司發精兵五萬人合荆鄂之兵凡十二萬先是虞侯作天官屬上殿先論敵異時為南牧之計必為五道出蜀口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東之地沮洳非用騎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

道庚辰年劄子是是年冬奉使又明年十月回具言敵必南侵蓋已授甲造船必為南渡之計申言前輪對之語上曰記得卿此言極是極是是年五月十九日敵使上殿有奏言欲得兩淮之地欲得將相大臣朝廷駭愕議所以發兵是時金主以兵駐淮陽汝州以避暑為名作計渡漢江從上流以窺吳會朝廷發戍閱領禁衛五萬人來戍襄漢上出金使語令宰相就都堂命侍從臺諫議所以備敵之策時宰相宣上語云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

戰當如何廟論欲遣成閔全領禁衛兵禦襄漢上流虞侯說不須得發兵如此之多敵必不從上流下恐發禁衛則兵益少朝廷内虛異時無兵可為兩淮之用兵行未幾旬日得報金主回汴京虞再白堂金主已去乞留五千殿後兵（五萬中）約止江池之間欲留此為用若上流兵盛自江鄂間應援淮西兵盛便出大信口（池州采石近）可以援淮西是時無人為虞侯之助其說卒不用至九月間敵以五萬重兵出淮東劉錡拒之於楚州青江口金

主自提重兵號五十萬皆精甲自壽春壽州渡淮王權拒
之二將不敢戰望風奔遁敵才與南兵相接王權退自
安豐屬廬州至合肥合肥又退至石桿而中軍已退至濡
須和州大江口虞侯見事急知二將必退回遂率四五侍從
又同白宰相說王權退師已臨江口必敗國事諸公云
王權申云此退所以導敵深入身當其衝令邵宏淵出
其右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虞侯率四五侍從辨其不
然此權必為走計時朱倬楊椿猶不以為然明日得報

權果渡江朝廷震駭十月十七日白宰相十八日王權申十九日上命葉

樞密義問督視江淮軍馬因命虞侯𠫭謀軍事二十一日

陛辭上慰勞甚渥云卿本詞臣不當遣以卿諳軍事故

也二十二日出臨安是日得報劉錡兵走自楚州走至

瓜州盡棄淮東之地敵追騎至皂角林瓜瀶之前錡之將員

琦小捷錡乃托病過江十一月初四日錡兵大敗於瓜

州劉汜之役江淮之間民皆奔逃是時金主以重兵臨采石

已數日知建康張燾屢遣官來催督府措置虞侯與葉

樞密初六日到建康是夜被旨罷王權以李顯忠代之
督府詐以檄名權來府議事夜遣虞侯持檄走池州喚
李顯忠分付人馬令會於采石蓋權兵在采石未走初
七日癸建康初八日早去采石餘路十五里聞鼓聲振
野問道傍人云是金主臨江昨日刑白黑馬各一祭天
取今日過江虞侯見道傍茶坊酒店官軍閙坐虞侯呼
之其說與道路之言合虞侯又問云既是金主今日過
江因甚却只在這裏衆兵皆言王節使在淮西每日只

打鑼不打鼓未嘗得接戰我輩皆是馬軍節使令我棄馬徒步過江如今已無馬我輩不會步廝殺隨行官吏多欲回虞侯云須要江上看兵勢蓋上遣我來當進不當退有進言者云事敗至此舍人與人一擔擔何也虞侯不聽虞侯至采石諸將皆無戰意公方會合諸將士諸之曰我聞王節使在淮西每日打鑼不打鼓衆曰果如此虞侯慰勞曰權不戰教汝輩不成事今汝輩半死半活衆皆唯唯虞侯曰雖然王權已罷兵權管汝輩不

得我是朝廷官家差我擔銀來犒設你懣今有節度
觀察至副校尉官誥沓擔來汝輩食官家祿官養汝輩
三十年不審能戮力一戰否衆曰我懣也要戰但無人
主此事虞侯與說我今日只辦兩眼隨你懣成得功大
與你塡大的官誥立得功小塡小的官誥若死於此則
當同死於此若你懣走我亦隨你去你懣道我走去甚
處我便去見官家說某人通制已下某人肯廝殺某人
不肯諸軍大讙曰今日有分付大家去廝殺於是方布

發喊金主親執小紅旗麾百舟絶江而來未頃間有數
十舟達南岸敵登岸與官軍戰公往來行間公謂時俊
俊先登軍皆死鬬斬敵過半岸上之敵皆投拜戰於江
中死以萬數天色晦敵猶未退會官軍在淮西有潰散
者三百人自光州路轉江而至虞侯撫勞之授以旗鼓
設為疑兵敵果以為援至鼓聲乃已却打梆子聲敵引
餘舟遁去或欲引水軍掩其前斷其歸路虞侯以為不
可所謂歸師勿遏是也倘或官軍一傷我軍少何以繼

之敵萬里入寇如此之盛今日必欲戰則官軍少而明日何以為敵但以强弩襲其後追射之敵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岸上之尸二千七百餘人射萬户一人生獲千户五人女真三百餘人餘皆正軍健者星夜遁去即夜具奏舊將去新將未至決不敢引去是夜椎牛設酒以勞軍有説舍人宣贊者及見樞密院人吏在虞侯前甚恭問之云乃中書舍人非武官舍人也將輩乃盡禮致恭至夜半仍令布陣再與將士待敵敵兵已稍希至辰

時以來凡再鼓公舉旂揮出海船五之二分其半向北
岸上流直楊林河口諸將或問公何故遂説與諸將當
時只合將船守楊林河口不合放敵船令出命統制盛
新引船直楊林河於江心下泊船度敵前所不到處戒
之曰若敵船自楊林河出即齊力射之必爭與死無令
一船得出岸如河口未有船出即以克敵神臂弓射北
岸於是盛新受令於江心駐船齊力射敵應弦而倒以
萬數敵見船無歸路即時從下流放火自焚官軍亦於

河口上流以火船焚其餘舟凡一百八十餘隻亮陸遁去至午間遣一小舟令張千持書至書意似與王權有約察其策出於用間亟以己發遣王權之事報之以絕其意又遣探馬渡江至暮歸初九夜說金主焚龍鳳舟宫人所乘斬船作頭二人責船致敗鞭梁大使一百名球引亮來采石者連夜往瓜州與金主書意合虞侯却與李顯忠商量令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輟李捧一全軍一萬六千人分戈船百艘來會京口于是月二十三日習水戰耀兵亮喚萬

户渡江萬户說江口闊如采石三倍不可渡亮遂拔劍
數萬户罪萬户涕泣以告釋之約十二月初一日離楊
門初三日建康早飯金主上馬去衆議共謀殺之夜即
其所居帳中連發三箭射中又挾弓欲射已而問曰你
是江南人是自家人萬户答曰自家人金主曰我自去
年煞做無道理事今日饒我也得由你輩殺我也得由
你輩不若早早快脫萬户一人直入即其帳中殺之併
及其帳中妃侍五人併殺梁大使郭副留藥師之子馬

欽李參政共四人盖皆為金人謀來南者盡焚其尸焉
是月初二日虢州簽軍雷政來告虞侯即日同楊存中
成閔渡江至瓜州措置後二日金之大將檄來請和公
是日往行在奏事兩淮之民自鎮江至平江見公船過
焚香投拜甚衆初六日奏事畢初十日車駕幸建康明
年二月十八日還臨安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附錄

大丞相趙公汝愚祭員興宗文

故亡友著作員公顯道學博而淵源氣洪而剛大力行古道鏗然三代之雅音笑詆百家屹若中流之砥柱高謝九華之舊隱勉從三館之清遊獨建讜言不免羣譖方懷去國之恨遽有終天之悲其至矣相親駭然聞訃念正論之特起自歐陽公而下無斯人歟先見之甚高

恨蕪明允之死不復作何嗟及矣流涕從之尚期九原之靈歆此千里之意尚饗

安撫王公伯庠祭員興宗文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三月壬辰朔二十二日丁酉朝散大夫直秘閣權發遣䕫州軍州主管學事充䕫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友大夫著作員公之靈曰三嵎之英道山之名圖史有光簪紳是榮泰茹斯扱怒鵬莫程命厄

其遭而昌其聲念昔清曉同趨廣庭一夢恍然別離死生丹旐西歸天涯愴情危酒寓哀尚歆茲誠尚饗

府判王公頤祭員興宗文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五月乙亥朔二十六日庚子右奉議郎奏差通判長寧軍主管學事賜緋魚袋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近故大著員公之靈嗚呼公之正性有得於天升沉窮達不茍其遷止而為山流而為川用行舍藏付之自然仰視前哲接武隨肩矢志修

門操節益堅陞對未幾奏策上前論議鯁正有經有權上實嘆嘉曰蜀之賢擢登著庭為諸儒先詞闈瑣闥進步可聯公體上眷有蘊必宣寧我不用恥方為圓屬有憸夫懷奸有年鱗甲其腹毒甚戈鋋務極聚斂病吾民編人言不顧其欲自專在廷孰視喑若寒蟬公獨擊之奮吾老拳暴其險姦阻厥窬穿甘以身屈俾民獲痊斯言既陳甚於直絃清議雖允莫救擠顛公曰歸歟出處其全問津江吳檣檝翩翩西望故國里猶數千不阻不

抑喜如登仙造物叵測末病偶纒一卧不起湮沉九泉天耶人耶壽胡不延公面未冷彼姦弗悛不義自斃卒底于懲寘之典憲其名則鐫公言既驗衆憤始湔惜公已矣不及見焉曾有直筆誅其佞便偉公絶識著乎史篇增光三嵎千載永傳某也不敏衆所棄捐曩客都下辱承知憐揄揚奬薦滿於俊躔恨費推挽逆風泝船偶奉宣檄逐食窮邊死生契闊再見無緣公喪歸我車載牽相望江臯垂淚漣漣呼公不聞杳隔雲烟公乎不

昧啜此一涓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郡守史松老祭員興宗文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七月甲戌朔初六日己卯通直郎隆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史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近故宫使大著國史員公之靈惟公質自天禀材不世出發為文章筆力健倔海嶽含貞章彙炳蔚體備韓馬理紹莊屈冠襟蜀都實罕倫匹帆船迅駛入覲天乙得窺祕奥金匱石室發潛振德獨當載

筆代演王言行矣朝夕嗟彼𢘿羊利口斧鑕公德雄剛
敢以辭闢一語不契東手甘黜去國未幾遽繼以卒讒
言踵敗投畀有北有衔不祛懷憤獨鬱迂惷亡似辱公
湔拂通德里門許我懷紱輀車來歸見者楚惻西首銘
旌杳與公隔麗譙琬琰葢代筆墨有來視者識公不没
寓哀一觴冀魂髣髴尚饗

郡守何公耆仲祭員興宗文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七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通義

郡假守何其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亡友大著編修員
公顯道之靈曰世有多言吁亦可畏病我蜀人其說有
二平居無事論說翻瀾東以好官噤不肯言廟堂急材
虛心而問齒牙不懌蘄以餘論是雖可病病亦有故責
人以難古法弗許言而不當徒觸時忌引非其人適為
已累古道云遠流風實同獨以病蜀論焉未公嗟嗟顯
道與世背馳抱此二病牢不可醫遇事不可指陳利害
茹物於中一吐乃快心知若人衆乃共抑挽而推之必

極我力坐此斥逐竟以喪歸萬里扁舟嫠婦弱兒人咸戚公我則不爾用舍有時功名游戲中苟無憾雖謫猶榮事驗身後雖亡實存三嵎之巔雙林之間英風颯然公其復還拊棺無從緘詞以弔尚鑒我言哆頤一笑嗚呼哀哉尚饗

金山住持印老祭員興宗文

維皇宋乾道六年歲次庚寅八月戊申朔十三日庚申金山龍遊禪寺住持傳法僧寶印謹以香茶蔬食致祭於

近故宮使大著九華子員公之靈惟釋與儒殊途同歸達者揣其本而必齊其末昧者溺其迹而或疑甚者採其語言之相似以神其説而返欲操刀以攻之嗟乎此所謂盡羿之道而殺羿世有孟軻氏當力排其深擠吾學吾儒九華子業佛然其心覩而道合者曾不約而自隨嗚呼始與公定交於石笋之下又相從於錦水之湄卓錫南來七年有奇公奉名節而入覲王后又得握手於妙高之頂忻會合之有期公既造朝自結主知太學

二年是為儒師擢置三館揆其文詞晉登著庭周知百
為蓋有國之太史一有不合而臺官諫垣所不言者公
獨抗疏於赤墀竟以此而不容遂遠引而奉祠僑居南
徐貧不能西曽未閱月而往來不間方喜公之所造詣
者益汪洋而眇彌矣夫何杯酒之地遽有死生之變尤
甚於隙駒之載馳耶嗚呼天之生是人也既富其學問
既大其器業而又厚其德守浚其道源矣宜若畀之以
位使具道德性命之學禮樂仁義之具少施於當時也

且其神和而氣舒謂必富貴而顯達長身廣額又當百年之期頤也百鍊之剛日殺九牛奈何百不一施而止於斯耶與其材能而不與其爵祿天其慳矣因天之所與而大其成就猶不能助佑而屢躓之天其耄矣吾將安得而推之耶雖曰有子芝蘭方茁客東吳而望西蜀所謂天之角而地之涯也死生不免矣而公之死也重不幸者如此是以賢不肖共有無窮之悲也我之先師行不磷緇既死空山沉埋厥輝有請於公錫其銘詩文

律既高道眼超卓曾不愧於南嶽諸碑此寳印所以感
公之德而吁嘻哽噎實倍於等夷也嗚呼九華子生滅
不停如川之流如環之循公既講聞而測其淵微矣今
其得力之際也中泛百丈可鑒鬚眉惟昨與今其味不
移吸如西江公猶庶幾尚饗

乾隆御覽之寶